



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系列之

寂静岭(三)

何 芬

这天夜里,送走了梁天成,顾常图这才疲倦地躺回床上。寂静岭的初夏夜,还有一丝凉意,王妈忘记关窗了,顾常图躺在床上也不想动,就任这风摇帘勾,月浸西窗。

到了第二日,顾常图就有些流涕不止。于是服了往日的旧药,再食了碗驱风寒的姜汤,便去了学校。才在办公室坐下没多久,就有人过来串门。“啊呀,顾先生,这些东西可要如何添置?”那尖嗓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辨识度极高,顾常图脑海中倏地闪过前几日自己生气要离开会场那刻,也有这样一个声音在自己身后。顾常图隐约记得那双一把拉住自己的手,有戴着一枚戒指。所以顾常图抬起头时,扫了一眼来人,又扫了一眼来人的手指。是管实验室的美风。她的手上明晃晃地戴着一枚翡翠戒指。

“又出了什么事?”顾常图眉头一皱,上次,美风已经因为实验室仪器采购的事来了一次。美风将几张矿石采购表格递到顾常图眼前,顾常图几句话就打发了。完了,顾常图看了一眼美风,不再说话,意思就是,你说完了吗?哪知美风像没有看见一眼,没有离开的意思,反倒还上下打量着顾常图,再看看顾常图放在书桌上的手绢,说:“顾先生,您好像不太舒服。您……哭了?”

顾常图警觉地抬起头,审视着面前这张流露出讶异、关切的堆笑的脸。那天的情景马上在顾常图脑海里过了一遍:在自己面带愠色起身离开座位时,有几个人也离开了座位,在过道上交谈。几乎同时,背后有一双女人的手拉住了她,大声说:“顾先生,别走啊!”接着,挡在过道上的那几个人转过身来,像是旁观,又像是挡住了周围人们的视线。而后面那个女人拉住顾常图,顾常图又想推开前面的人往前走的情景,就像是发生了争执。

那个一把拉住顾常图,不让她离开的女人,就是眼前的美风!

如果开会那天,剪着与顾常图同样的齐耳短发的女子确实如传言所说,是柳成庄的新情人的话,那么美风的言行可以理解。因为美风就是柳成庄的旧情人金秘书的表妹。按照常理,她是最希望借顾常图之手,打击一下柳成庄的新情人的。那过道上几个人,是巧合出现的,还是有意安排的呢?

想到这,顾常图笑了笑,反问美风道:“你说,我为什么要哭呢?”看美风还挂着笑,却没有接话,顾常图翻了翻美风手中的采购表,说:“快去吧。上次仪器采购的事,按你的意思办。这次,也一样。”话说到这里,顾常图不忘重申原则:“不过,去柳校长那签字的事你自己去跑,最重要一点,不耽误我实验室筹建就好。”

美风面带讪色,低头走了。顾常图看看手表,上课的时间也快到了。想到自己这几年来与无聊的人事纠缠,却未能完成梅子风筹建镭实验室的遗言,顾常图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心有戚戚。

这几年,筹建镭实验室,反倒让柳成庄对外交际师出有名。他自己本与一些研究学人、国会政客、报人联系紧密。在他们研究系与段大帅俱乐部的争斗中,柳成庄反应迅速,表现突出,所以其声名也为国民政府经济系元老梁之舟所知晓。梁之舟虽然从政府引退,但他的势力仍在交通、财政部,可以说,与段大帅俱乐部在这两部的势力分庭抗礼。在研究系与经济系游走的柳成庄,少不了为两派系首领嫁接利益,顺便为自己赚取进阶资本。总之,柳成庄是国际物理协会的人也见了,各种银行董事也常常一起吃饭、喝茶,跟教育总长、交通部长互称同僚,可镭实验室的事一直搁在那里。

但每隔一段时间,金秘书要精心打扮地到顾常图办公室拿几份镭实验室筹建报告,然后坐上梁之舟那边派来的小轿车,离开学校倒是真的。

而这些事情,在梁天成的描述里,就更详尽了。

梁天成是梁之舟的侄儿,老大不小了,是个老少爷。他身边的女朋友换了不少了,可就是不愿意结婚。这两年,他就爱在顾常图身边流连,其他女朋友倒撂下了。顾常图有时想起来也奇怪,就打趣他为何与一个寡妇牵扯不清?梁天成一听,就露出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等到我们俩两清了,你就舍不得我了。”顾常图听了这话,倒像个空心人似的,没个回话。见顾常图闷闷地不说话,梁天成就想说点什么逗顾常图笑。他用胳膊肘捅捅顾常图,给她说自己叔叔那看到好玩的事。

话说这天,梁天成去凑叔叔梁之舟一个局。在休息间里听到梁之舟在与一家银行的董事打着哈哈:“待会这位,陪读已久,悬而未决。”说完梁之舟举出大拇指和食指。对方猜:“八十两黄金!”梁之舟鼻子里嗤地一哼,不屑地瞥了那人一眼,得意洋洋地数着:“一个报馆,一个律师行,一个学校的学生,一个帮会,一个警察局长,一家外国领事馆,一群国会元老,还有一个女人,这八样东西任我差遣!”说曹操,曹操就到。这位有着八样东西可供梁之舟差遣的人推门而入。梁之舟当下换了面孔,给初次见面的二人热情介绍:“这位,是杨董事。那这位,可得隆重介绍——我们国之大幸啊,镭实验室的筹建人,上京大学的校长柳成庄……”

“什么?!”听到这里,顾常图大惊失色,她一把攥紧了梁天成的手臂,使动摇

晃着:“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还没等到梁天成的回答,顾常图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梁天成的声音此时却异乎寻常地冷静,他问:“怎么?你舍不得了?”“求求你,求求你,不要说了!”顾常图含着眼泪将梁天成推出家门,“啪”地一声将他关在了门外。

顾常图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梁天成说话。王妈也是按照顾常图的意思,把梁天成关在门外,不让进院子。

到了五六月间,两人才说上话。那次算是梁天成英雄救美吧。

梁天成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要设立各学会的分院,上京大学的能源动力科的学会学科,作为跨物理和地质的学科,都收到了两方面的橄榄枝。梁天成特意留意了顾常图的名字,在申报时还有,到了终审时,就不见了。

因为两人还在怄气,梁天成又不好问顾常图。他只是去了公函给上京大学校长秘书处。很久也没有答复。

想到此事实是蹊跷,梁天成去上京大学找了柳成庄。柳成庄将金秘书叫来,问了几句,便明白了。柳成庄看梁天成一副公子哥不经事的样子,搪塞道:“我看每个学校,只有一个理事的名额,要么我上?要么顾先生上?金秘书考虑我这校长的体面,处理不当。多有得罪。”梁天成听了这话,看了看一脸正色的柳成庄,再看看若无其事的金秘书,心想这传言不假。但又不知如何拆解。

这时,有人拿着财务报表进来了,说是校董事会明天召开,财务报表需要柳成庄过目。梁天成当下告辞,说是去研究院问问名额有限定没。可出了上京大学的校门,梁天成就去了上京大学最重要的一个校董家里。

第二天,几个董事在董事会例会上的发难让柳成庄措手不及。问题的焦点在于:为什么在镭实验室的筹建中,出现了那么多大额流水账!那些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有位董事临走时看了一眼柳成庄,话中有话地说:“既然知道你爱这校长的体面,就不要有这么些说不清的事情。”

柳成庄这才醒悟过来,想是小看了梁天成,但慑于梁之舟的面子,又不好发作。于是,他还是要金秘书把顾常图的名字报了上去,自己另外从中央研究院那边活动,单独要了一个名额,当然,仍旧是为了自己的体面,他得到了一个比理事更高的分会副会长的职务。

这件事情,顾常图本是不知道的。金秘书以为说出来会增长顾常图的志气,只管沤在心里,不曾张扬。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这女人的一种天性不但让金秘书说漏了嘴,还让她的表妹美风从此与她隔了心。

皆未有人敢造次。

脚步也随着这份敬畏放慢,目光尽是落在屋宇内,死死盯于雕龙宝座。

此时身边的风声小了,嘈杂稀了,人流模糊了,炎风无感了。

我不禁幻想康雍乾的威仪,在这殿内运筹军事、政治,大清国力一时风头无两。然而,闭锁起来,大清只是一个封建状态下的老弱之师。

就算是康雍乾再世,亦不可能挽救大清盛世梦,风流已随圆明园被洗劫得一千二净,只有故宫,紫禁城背负三百年的命运荷担。

细想来,故宫没有错。

封建统治者下的故宫,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罢了。

诗三首

唐丰果

竹

你酝酿了整个春天
你让高贵的牡丹都向往
你姹紫嫣红了唯美的画面
你苍白了千秋雪山旁的西窗
你往路旁惬意的一站
即刻羞愧了野渡的舟船
你独立在林海之上
瞬间惭愧了悬崖的松芒
你一生拔节
只因你想在世间高尚

梅花

丢一件蓑衣到李元霸的身上
满天的霹雳都在蓑衣的针尖下躲藏
暴雨下的指天叫骂
骂的是天地不仁当狗天下
腊梅傲雪
引多少陆游羡慕
劲松悬崖
领世上苍翠遍及天涯
粪土当年的万户侯
挥斥所有的千里马
如果不能遏住书生气
又怎能吞吐岁月的芳华
所以 把自己裹成粽子
投入汨罗的刹那
一定要羞愧春秋的权霸
待到漫天云霞
我在苍茫的河畔
伫立成杜甫西归的巫峡

滞留

泊在东吴的轻舟
如何过得了京口瓜州
辅过三秦的城郭
挡不住司马的轻愁
乘古人浪漫的才情
到边界采薇的渡头
伐陶潜寻找的世外桃源
让三界之外的故事
搭上乘风破浪的飞舟
然后 滞留
滞留 在韦应物横舟的雨后

旧体诗

刘吉宇

水濂洞秋趣

美人香胜雪，
白练舞秋奇。
无奈蝉呼唤，
难淹石上媿。

秋花雨露

绿意晶莹雨露，
清晨点缀秋花。
寒夜凉风爽过，
鸟声闹醒繁华。



难忘瞬间

龙沛宇

忘记谁说的,来北京不去故宫、长城,就是未来过的。汉塞之远,我倒已经去过了,唯独没来故宫——那个梦中宫殿。

今日,我乘着车,在故宫门口停下。

打开车门,胶着的热气猛灌入怀,宛若被一只手掐住!

却也没有计谋将空气避御,只得顶着炎阳似火,随人流从南门入。

龟移至殿口,是一道匾额,却未好临摹,便被推搡走了,心中正有不快,被一推着,便化为抱怨。

然而行至广场上,则空旷多了,撒蹦儿跑出人群,来到广场中心。

远远望去,“太和殿”的牌匾竖立在门檐之上,这几字金钩铁划,笔力坚挺,而又不失浑厚,感觉不是点几笔墨,而是刻上一份敬畏。不由想到游龙,盘卧于斯,英气煞人,凡是游客,